



《古魯家族》

史前地心歷險記



一齣《史力加》，一齣《荒失失奇兵》，夢工廠的動畫總是帶了點瘋狂與不安於室。同一班底今年有新作品推出，是將於復活節期間上映的《古魯家族》(The Croods)。惡搞了童話，顛覆了動物園之後，這回將呈現一段史前的冒險旅程。文：洪嘉

看《古魯家族》的宣傳預告，你無法不想起關於地心之旅的歷險故事。原始人一家在安樂窩崩塌，被困的家人努力尋找出路，然後，就看到了新世界，還有各種奇異的生物。求生，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原始人如何在新世界裡開展新的生活，這便是電影要說的故事了。

叛逆少女 發現新世界

影片描述古魯一家多年來一直隱居於深山的洞穴，從未見過外面的世界。一族之長的Grug向來主張遇到事情便躲在洞穴裡才是最安全的，長女Eep偏偏喜歡探索未知的新事物，渴望離開洞穴，與外面的世界接觸。於是兩父女經常起磨擦。

某天古魯一家忽然遇上地崩，堅持洞穴內才最安全的Grug自然要求家人全部躲起來，偏偏這回連安樂窩也不能倖免，固有的世界崩塌後，Eep張開眼卻發現一個全新的世界，除了有各種不同形狀的生物，還有落單的游牧民族族人Guy——一個滿腦子奇怪想法與行為前衛的小伙子。

對於史前的世界，兩個民族的相遇，我不期地想起了Jean M. Auel那一套六冊的《愛拉傳奇》。在舊石器時代的歐洲，同時生存在於這片大陸的尼安德特人與克羅瑪儂人(最初的智人)，是小說的背景。屬於克羅瑪儂人的愛拉自小因地震失去了族人，被屬於尼安德特人的穴熊族收養。小說裡描述了種種原始部落的生活，從狩獵到宗教巫術儀式等無所不包——當然，我們並不期望《古魯家族》裡呈現出嚴肅的史前風光——最吸引人的，是愛拉的前衛與時代的保守，兩者之間的張力。

在《古魯家族》里，前衛的是長女Eep，她無法忍受長期躲在洞穴裡的生活，偏偏父親大人不但限制她的自由，更以種種故事危言聳聽，如同麥太對着麥兜說的床邊故事，死亡總是最直接的劇情發展。

另一個前衛的是落單的游牧族人Guy，他不但自己一個人行動，更有一隻神奇的動物陪同。比起Eep，Guy的行為更是叫Grug難以理解。例如，他會用獸皮製作鞋子，將自己的腳藏起來；例如他會控制一種叫做「火」的東西，驅趕敵人——當然，也包括不小心「咬」傷自己的夥伴；他甚至預言這個世界將會終結，並打算帶同古魯一族遠離這片大陸。這些都與一生奉獻在洞穴中過活為信條的Grug不合，偏偏他卻需要這個年輕人帶路，穿越既美麗又危險的世界，尋找另一個可以安居的洞穴。

不可思議的旅程

在《愛拉傳奇》中，愛拉馴服了野馬、狼，使牠們成為自己的好幫手，甚至連老虎都不動她分毫；她也發現了控制火的方法，甚至會思考——女人生育並不是神靈的作用，而是一男一女結合的結果。於是她也像Guy與Eep一樣，終是被族人視為異類。

但荷里活的電影自然是闔家歡，愛拉所遭遇的那些困境，我們自然不會在Guy或Eep身上看到，反倒可以看到更多喜趣與瘋狂。像保守的Grug遇上不可思議的新世界，所造成的喜劇效果是顯而易見的。還有那調皮的童心未泯的老祖母，也為觀眾帶來不少歡樂。

影片帶有地心歷險的影子，其中



一個原因，是各種神奇的生物。例如對一家之長Grug拳打腳踢的猴子，例如在空中飛，可瞬間將動物變成枯骨的紅色魚群，還有四翼的巨鳥與巨蛋，可噴火的生物，當然少不了的，是新的天敵劍齒虎。

古魯一家如同地心歷險般要穿越整個大陸，即使途中發生把大鱷的嘴巴當成洞穴的搞笑場景，在這個遷徙的過程中，既是尋找出路，開拓新的世界，其實，又何嘗不是榮格所指的英雄的旅程？帶領族人走出新世界的原型，如摩西出紅海，或是無數的影視作品中群體穿越一個個障礙達至最後的安全之地。

最緊要開心

在《愛拉傳奇》中，對於穴熊族來說，行事石破天驚的愛拉，後來終於遭到放逐，為了尋找自己的同類，及開展新的生活，愛拉後來也與同是克羅瑪儂人的喬達拉一起穿越歐洲大陸，到達族人的居住地，英雄的試練得以完成，愛拉最後成為了石器時代的一個傳奇——或者說，甚至成了一個神話。

帶領古魯一家脫離即將滅亡的舊世界的Guy，最後能否成就一種傳奇？對於創作團隊來說，那其實是完全不在考慮中的選項。

《古魯家族》由基斯山拿(Chris Sanders)、格迪米高(Kirk DeMico)合導。格迪米高不算是熟悉的名字，此前執導過的作品是《猴戰前傳》(Space Chimps)。基斯山拿則可能會較熟悉一點，曾執導過的作品不多，但都是香港觀眾所熟悉的，例如2002年為迪士尼執導的《扮嘢小魔星》(Lilo & Stich)，還有前兩年與甸迪波爾斯(Dean DeBlois)合導過大獲好評的《馴龍記》(How To Train Your Dragon)。在這些作品中，想像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成為英雄的歷練。於是Hiccup從一無是處的小傢伙，成為能夠控制惡龍的馴龍高手。

在古魯家族的這場歷練中，劍齒虎並不是馴服的對象。多彩的畫面，歡樂的場景，英雄所要馴服的人，該是尋開心的觀眾。

影訊

獨立監製工作坊啟動

電影文化中心(香港)將於2013年3月2日至3日首次舉辦免費「獨立監製工作坊」，並邀得兩岸三地多位監製及電影工作者作講者及嘉賓，研討主題為「華語獨立監製的生存之道」。節目由「創意香港」及「電影發展基金」贊助，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為合作夥伴。

電影文化中心(香港)主席施潔玲女士指出：「電影文化中心(香港)旨在推動電影文化，眼見本地小型電影製作融資困難，業內縱有不少出色製作人才，但礙於市場資源所限，令到香港電影發展停滯不前。鑒於台灣及內地近年出現了不少出色且廣受歡迎的獨立製作，電影文化中心(香港)為業界提供一次面對面的交流平台，讓本地監製、電影同業或希望進入行業的學生透過是次工作坊，獲得寶貴的交流經驗。」

縱觀本地電影市場，大型製作數量明顯減少，小型製作亦方興未艾，業界資深和新晉工作者於業內缺少就業機會。有見及此，電影文化中心(香港)希望透過是次工作坊為業內人士及大專生提供多個低成本電影製作的成功範例。工作坊將分享兩岸三地的低成本電影製作經驗，為本地電影業引入嶄新及靈活的思維，亦為電影工作者及電影學系畢業生提供另類的製作模式作為參考，鼓勵這些人士從範例中汲取其成功之道，投入電影製作，期望能鼓勵本地電影業百花齊放。

工作坊邀得兩岸三地的製作人聚首一堂，身兼資深影評、影視編劇、大學講師的梁良先生，為是次節目策劃及主持人，他表示：「我們最初商討這個計劃的構思，便想到近年有什麼小本製作曾經引起過廣泛關注？台灣方面當然要數《海角七號》及《翻滾吧！阿信》，於是我們請來李烈及李亞梅；加上中國電影《人在囧途》的葉偉民導演、香港製作《打擂台》導演郭子健及監製林家棟。另外李天鐸博士對亞洲電影向有研究。相信他們定必能透過是次活動分享寶貴經驗，我很期待下次的工作坊能引發各種有趣的討論。」



網上報名：<http://www.hkfcc.org/news.php?action=detail&i=48>

活動詳情

日期：2013年3月2日、3日(星期六、日)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6時30分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視藝大樓1樓104室

國語主講，不設翻譯

截止報名日期：2月25日

一手好碟

文：勇先

過年還是喜歡看《家有喜事》的周星馳

趁還是「新正頭」，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

新年聯賀歲片，相信仍是不少人的指定節目。若問諸位有誰看過《家有喜事》超過十次以上，仍然笑得合不攞嘴？相信舉手的人會多得叫大家吃驚。若把它捧為賀歲片中「經典中之經典」，相信亦沒有多少人會反對。

賀歲片不必高深、不必認真，甚至不必很好笑，只要熱鬧鬧，叫人看得舒舒服服，基本上總有捧場客。但別期望明年仍有人記得有這齣戲上演過，這就是絕大部分賀歲片的特質與「宿命」——但1992年的《家有喜事》則例外，它不僅成為經典，更幾乎是近十廿年電視台賀歲必備節目，而且總不乏追看者……只是相信大部分觀眾看着戲中的常歡，心底裡始終無法跟今日滿頭白髮的周星馳聯想為同一人。

看過《家有喜事》五遍以上後，所有笑位的次序你已大概掌握，但每看一次仍叫你忍俊不禁，點解？就是因為我們不是估不到周星馳的反應才覺得好笑，而是源於他獨特的語調、眉宇間的輕佻，還有抵死的對白。無論是「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南拳北腿孫中山」，抑或不斷自擺說「邊個淫蕩呀你淫蕩」，不講新意，只玩最地道、最通俗的港式笑話，就足以令人播一次笑一次。

當然，周星馳是位不甘於現狀的演員，他近年已銳意擺脫成為「港式笑匠」，而是要將自己早年常在戲中說「你估我唔到嘅！」這口頭禪化為現實。最近兩、三套作品已不是我們熟悉的周星馳，而今年的賀歲片《西遊·降魔篇》更再讓我們估唔到：他完全撤出幕前，退居幕後當導演。誠然，我們意會到已進入演藝事業和人生另一階段的他，是特意要收起笑料，將自己深度的一面呈現給觀眾。不過若考慮到本身這類電影的「賀歲功能」主要是開懷一笑而已，那麼《家有喜事》的隨心所欲肆意發揮，絕對較電腦特技精彩兼意義較深遠的《西遊》應節得多。

然而，即使我如何明白演員轉型是必須，作為一個從小看「星爺」成長的觀眾，始終覺得看「深度化」的周星馳作品，猶如在喜慶洋洋的農曆新年，突然被拉上山掃墓叫我們慎終追遠般，有點莫名其妙的好笑——或許，周星馳今日的「認真」，亦象徵着昔日什麼東西也夠膽說、充滿玩味的「無厘頭」時代，早已劃上句號。



銀幕短打

電影譯名的傳統與堅持

文：朗天

《驚慄大師：希治閣》(Hitchcock)上映，有人問為甚麼不把片名譯作《緊張大師希治閣》？畢竟，「緊張大師」這個譯號，本地影迷已叫了數十年。知情者解釋，電影是根據《Alfred Hitchcock and the Making of Psycho》這本以《觸目驚心》(Psycho)拍攝前後花絮為主題的論著改編，台灣把它譯成《驚慄大師希區考克：重返驚魂記》。何況，希治閣擅拍驚慄片，「驚慄」指向一個類型，「緊張」只是這類片所經營的氣氛。言下之意，用上「驚慄大師」這稱謂，除有所本，還有正名的意義。

不過，相信大部份香港影迷，對上述說法該很難苟同。因為「緊張」非限電影氣氛，也指向希治閣本人的性情。突然跟從台譯或中譯也很難理解，因為片中字幕明明仍稱Psycho為《觸目驚心》，而非《驚魂記》，希治閣也沒叫作希區考克，片末時安東尼鶴健士也自稱為「驚慄片的緊張大師」……何故片名突然放棄港式慣譯？

翻譯其中一個最大的敵人是不一致。文本內的不一致固是

壞譯、惡譯。文本與相類文本之間的不一致，也有破壞傳統、撕裂脈絡的惡果。

知識反映權力，有時它甚至便是權力。港譯逐漸撕離自己的粵音傳統脈絡，改向國音靠攏，是一個大家都注意到的趨勢。變化不一定不好，問題只是：當改變來得無據可依，便顯得粗暴及令人不欲依從。

例如高達名作《斷了氣》，以前港譯作《慾海驚魂》，但後來也自然轉為現在這個定譯。但《金枝玉葉》仍不便跟譯為《羅馬假期》；《露滴牡丹開》不便隨譯為《甜美生活》。

內地譯片名很多是直譯，常常鬧出笑話(例如把The Day after Tomorrow譯作《後日》，台譯有時也頗令人哭笑不得，如把Three Men and a Baby(港譯《BB也瘋狂》)直譯為《三個奶爸一個娃》；Warm Bodies(港譯《熱血喪男》)意譯為《殭屍哪有這麼帥》。港譯，一向是三地中最穩當的；胡亂跟風有時不止於放棄自身傳統，甚至意味放棄文化本身。

